

《雜阿含經》（T99）與《相應部》的八類差異

獨立研究者 蘇錦坤

摘要

漢譯《雜阿含經》和巴利《相應部》是研究初期佛教的重要文獻，有學者主張兩者偶有歧異，但是由於來源相同，彼此必然擁有共同一致的經文。

本文認為不僅應重視兩者之相同架構與內容，也應關注「經典數量」、「篇章結構」、「經名」、「攝頌」、「獨有的經典或經義」、「衍生經典、連綿經典」、「定型句」、「經文內容的細節」等八種類型的差異。

這些面向顯示漢譯《雜阿含經》（T99）與巴利《相應部》的關係相當複雜，恐怕不是源自單一經本衍生的不同版本，後續的研究應可考慮四阿含與四部是在類似的編輯原則之下，經由不同群體所輯錄的「同類文獻」。

關鍵詞：1. 《雜阿含經》（T99） 2. 《相應部》 3. 漢、巴經典比較研究 4. 多文本

一、前言

巴利「四部」分別與漢譯「四阿含」在經名與結集旨趣大致相當，¹如《長部》與《長阿含經》（T1）、《中部》與《中阿含經》（T26）、《相應部》與《雜阿含經》（T99）、《增支部》與《增一阿含經》（T125）對應；除了第四組的差異較大以外，漢、巴對應經典之間有頗多彼此呼應、互相一致的地

方，也因此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益。²

溫宗堃主張兩者偶有歧異，但是由於來源相同，彼此必然擁有共同一致的經文：

漢譯《阿含經》及巴利《尼柯耶》經典，雖然分別屬於不同的部派，因而偶有彼此歧異的經文，但是，由於二者同源自一個更古老的傳承——古上座部，因而也必然擁有彼

¹ 巴利文獻之《尼柯耶》（*Nikāya*）共有《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與《小部》等五部，其中《小部》的內容體例較為駁雜，有一些是註釋書（如《義釋》*Niddesa*）或阿毘達摩（如《無礙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的體裁，有一些則是明顯的後期文獻（如《彌蘭陀王問》*Milindapañha*）；所以本文略而不論。一般將前四部簡稱為「四部」，如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稱其書為《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1929）。

² 如溫宗堃（2010:2-20）〈從巴利經文檢視對應的《雜阿含經》經文〉及溫宗堃、蘇錦坤（2011:49-94）〈《雜阿含經》字句斟酌〉，依照對應詞句訂正漢譯《雜阿含經》的疏失與翻譯訛誤。無著比丘（2007a）〈《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則以比較研究的方法訂正漢譯《中阿含經》。無著比丘（2007b, c）〈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 II），指出不僅巴利文獻可以補救漢譯《中阿含經》的缺失，漢譯《中阿含經》也可以反向地訂正巴利經文。

此共同一致的經文。因為存在著這些共同的經文，我們才能透過漢、巴文獻的比較，來解讀《雜阿含經》裡部分晦澀不明的經文。筆者相信，《雜阿含經》乃至其他《阿含經》，可能尚有不少難解的字詞文句，需要我們藉助巴利經文，來進一步釐清它們的義涵。³

但是，一般讀者對「第一結集」（或稱「五百結集」）容或有不同理解，認為「第一結集」之後，各部派佛教文獻將呈現架構一致、篇章類似、而內容差異不大的「經藏」。依筆者閱讀所及，這些漢、巴經典差異處的數量、種類及各種面向並未受到充分的理解與關注。

其實，藉由辨識「對應經典」和「參考經典」⁴以定位其間的差異，不僅能夠澄清因口誦傳承、翻譯、輾轉抄寫、經卷散落或錯頁等所造成的經文字句、法義的訛誤或遺漏，⁵也能協助詮釋難解的漢譯經文，補充未詳盡敘述的經文背景，更可以描繪各部派口誦傳承、經典傳抄、轉寫與翻譯在對應經典顯示的不同風貌，協助辨識新出土的佛典殘卷，或彰顯部派之間對經典的不同

詮釋。

本文探討《相應部》與《雜阿含經》（T99）之間的差異，將其歸類為「經典數量」、「篇章結構」、「經名」、「攝頌」、「獨有的經典或經義」、「衍生經典、連綿經典」、「定型句」與「經文內容的細節」等八種類別，最後對此文獻現況作一初步的推論。⁶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或「元、明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或《普寧藏》（《大正藏》所指的「元藏」），至於「《大正藏》頁底註」所指的「明藏」意指明《嘉興藏》（或稱《徑山藏》），筆者則覆查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⁷

二、漢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的差異

現存《雜阿含經》（T99）與《相應部》之間參差不一的經文，有不少是因抄寫訛誤、傳譯缺漏與誤解字義所造成的，本文將不探討此類文例。以下依次論列「經典數量」、「篇章結構」、「經名」、「攝頌」、

³ 溫宗堃（2010:21）。

⁴ 「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的意涵，請參考蘇錦坤（2016a:105-196）〈試論對照目錄的「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以《中阿含》為例〉。

⁵ 此類論文如：無著比丘（2007a, b, c）；高明道（1991）〈蟻垤經初探〉；林崇安（2003）〈「雜阿含」經文的釐正初探〉；溫宗堃（2006）〈巴利註釋書的古層〉；溫宗堃（2010）；溫宗堃、蘇錦坤（2011）。釐清詳細情節的論文，如無著比丘（2008）〈誰說的法、誰說的話〉，無著比丘（2009）〈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蘇錦坤（2009）〈《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

⁶ 漢譯「雜阿含經」包含《雜阿含經》（T99）、《別譯雜阿含經》（T100）、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及多部單譯經（或稱「別譯經」）。為了避免過度繁複龐雜，本文將僅探討《雜阿含經》（T99）與《相應部》之間的差異，而不涉及其他譯本。

⁷ 此一網址為：<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

「獨有的經典或經義」、「衍生經典、連綿經典」、「定型句」與「經文內容的細節」等八類差異。

（一）經數與篇章結構

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將《雜阿含經》（T99）擬為七誦、51相應、13412經，佛光版《雜阿含經》雖也編作七誦 51 相應，但是經數只編了 1359 經，經號與各誦前後次序也有差異，不能當作是同一編列。王建偉、金暉《雜阿含經校釋》則不僅編有七誦、56 相應、8491 經，還依據僧肇〈《長阿含經》序〉將《雜阿含經》編作四分。這一編列留下一個顯著的瑕疵，僧肇此序說「《雜阿含》四分十誦」，⁸《雜阿含經校釋》既然採納此說而編為「四分」，則接下來應編成「十誦」而不是「七誦」，所以無法自圓其說。

除了上述三種編目之外，尚有日本《國譯一切經·雜阿含經》、明法比丘《雜阿含經注》等等編目；⁹每位編著者均殫精竭慮、耗氣費神地用心排比、思索，力圖「還原」《雜阿含經》的篇章結構，在此以〈表 1〉呈現各書在結構編列的差異，〈表 1〉呈現各書在「誦」這一層級的命名與次序的差異。

筆者認為，依文獻現狀而言，現存漢譯《雜阿含經》（T99）的雕本和寫本，其篇章結構並無「相應」和「分」的痕跡，就算「誦」也僅存四篇品目，如：「誦六入處品

第二」，¹⁰「雜因誦第三」，¹¹「弟子所說誦第四品」¹²與「第五誦道品第一」。¹³在尊重文獻現況的前提之下，與既存名稱和編次不符者，均應存疑。

如果不計上述各種「新擬」的篇章結構，僅單純地就現存《雜阿含經》文獻現況而言，漢譯《雜阿含經》（T99）有「誦」的層次（至少有五篇「誦」）而無「相應」的架構；相對於此，巴利《相應部》有五品（相當於「誦」）56「相應」，這是兩者的顯著差別。¹⁴

（二）經名與攝頌

存世各版大藏經之《雜阿含經》（T99）均未對其中收錄的各經安立經名，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版《雜阿含經》

⁸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1：「《雜阿含》四分十誦」（CBETA, T01, no. 1, p. 1, a12）。王建偉、金暉（2014）《《雜阿含經》校釋》。

⁹ 明法比丘（2005），《《雜阿含經》注》。

¹⁰ 「元、明藏」於《雜阿含經》卷 8 之經題及譯人之後有：「誦六入處品第二」七字（CBETA, T02, no. 99, p. 49, b7）。可參考《嘉興藏》圖版：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43），2024/3/13。

¹¹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6：「雜因誦第三品之四」（CBETA, T02, no. 99, p. 108, c27）；《雜阿含經》卷 17：「雜因誦第三品之五」（CBETA, T02, no. 99, p. 116, c11），卷 17 處，「宋、元藏」無「品」字。

¹²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8：「弟子所說誦第四品」（CBETA, T02, no. 99, p. 126, a6）。

¹³ 此為「一詞多譯」現象，相關討論請參考蘇錦坤（2016b）〈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¹⁴ 《相應部》在「品 Vagga」、「相應 Samyutta」之下，還有另一層次「品 vagga」，這是約十經結為一品（少數幾品多於十經），各有品名。由於兩者拼寫一樣，近代歐美學者有人以大寫 Vagga 代表最前端的五品，以小寫 vagga 代表後者；為了指稱方便，本文將沿用此一標示。不過，此處特別提醒在文本、寫本上，印度語系字母並無大寫、小寫之分。

表 1：《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版《雜阿含經》、《雜阿含經校釋》、日本《國譯一切經》與巴利《相應部》的篇章結構（數目字代表此一分類的數量）

層次	《雜阿含經論會編》	佛光版《雜阿含經》	《雜阿含經校釋》	日本《國譯一切經》	巴利《相應部》
分	4	無	無	無	無
誦	7	5	7	8	5 vagga
相應	51	51	56	46	56 saṃyutta
經數	13412	1359	8491	13444	2898 ¹⁵

表 2：「誦」的名稱與次序：《雜阿含經論會編》、《大正藏·雜阿含經》、《雜阿含經校釋》、日本《國譯一切經》與巴利《相應部》

《雜阿含經論會編》	《雜阿含經校釋》	《大正藏·雜阿含經》	日本《國譯一切經·雜阿含經》	巴利《相應部》 ¹⁶
1 五陰誦	1 五陰誦		1 五蘊誦	3 蘊品
2 六入處誦	2 六處誦	「誦六入處品第二」	2 六處誦	4 六處品
3 雜因誦	3 雜因誦	雜因誦第三	3 因緣誦	2 因緣品
4 道品誦	4 道品誦	第五誦道品第一	5 道誦	5 大品
5 八眾誦	7 八眾誦		6 八眾誦	1 有偈品
6 弟子所說誦	5 弟子所說誦	弟子所說誦第四品	4 弟子所說誦	
7 如來所說誦	6 佛所說誦		8 如來所說誦	
			7 偈誦	

及《雜阿含經校釋》等新編，也只依前後順序編列經號而未另加經名。目前僅有姉崎正

治的〈漢譯四阿含〉、¹⁷ 赤沼智善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與「SuttaCentral」網站等三種「對應經典對照目錄」對《雜阿含經》之各單經安上了經名。

如印順法師提到：

《雜阿含經》本是眾多短篇所集成的。每一篇經文，本來是沒有名目的。在現存《雜阿含經》中，僅絕少數有經名的。如《第一義空經》、《有因有緣有縛法經》，這是《相應部》所沒有的。如《法鏡經》、《轉法輪經》、《四品法經》、《大空經》，《相

¹⁵ 依菩提比丘 Bodhi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的編號，總經數為 2898 經。《善見律毘婆沙》：「《烏伽多羅阿婆陀那》為初，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悉入《僧述多》。」(CBETA, T24, no. 1462, p. 676, a3-5)。元亨寺譯《一切善見律註序》：「於由《漏度經》結集七千七百六十二經為《相應部》。」(CBETA, N70, no. 36, p. 19, a5 // PTS. Sp. 18)。由此可見，漢、巴《善見律毘婆沙》均稱《相應部》為 7762 經，與菩提比丘編號計數的 2898 經，數量差異極大，原因尚待進一步探討。

¹⁶ 巴利《相應部》篇名依次為：1. Sagāthāvagga, 2. Nidānavagga, 3. Khandhavagga, 4. Saḷāyatanavagga, 5. Mahāvagga.

¹⁷ Anesaki 姉崎正治 (1908), '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 漢譯四阿含'.

應部》雖有經文，卻沒有稱之為什麼經。惟有經名《清淨乞食住》、《六六法經》、《六分別六入處經》，赤銅鑠部編入《中部》的，也有經的名稱。此外，如《篋毒蛇喻經》、《尸婆修多羅》、《差摩修多羅》、《鬱低迦修多羅》，那都是指述以前所已有的。總之，一篇篇的經文，本沒有名目。其後，較長的或較重要的經文，（主要為『記說』），為了引述的便利，稱之為什麼經。¹⁸

以赤沼智善在《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為例，該書編列的「雜阿含經漢巴對照」部分，對《雜阿含經》各部單經都賦予經名，在與攝頌對應的《雜阿含經》而言，大致上是遵循姉崎正治的〈漢譯四阿含〉所標示的經名，但是仍然有一些經名呈顯差異。這些「對照目錄」在對各單經命名時並未設立一致的體例，顯得有些隨意而凌亂，筆者認為在經典上進行如此的操作並不合適。¹⁹

相對於漢譯《雜阿含經》的各單經未立經名，巴利《相應部》的「品 Vagga」、「相應 Samyutta」、「品 vagga」與「經 sutta」均有專名，這是兩者在結構上的重大差異。

¹⁸ 印順導師（1983:70），〈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
¹⁹ 《互照錄》所標示的《雜阿含經》經名，表面上似乎是「如果該經有《雜阿含經》攝頌作對應，《互照錄》就以攝頌對應的文字作為『經名』；如果該經有《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作對應，《互照錄》就以此對應的文字作為『經名』；如果該經沒有攝頌中對應的字句，《互照錄》就以對應的巴利經典作為『經名』」。在標識完畢《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的現存攝頌與其對應經典之後，比對《互照錄》所標示的「經名」，發現例外也不少，其中有「經名標識不恰當」、「抄錄或排版訛誤」、「增減攝頌詞句」、「雖有攝頌，卻仍然依漢譯經文或巴利經文另予標名」與「雖有攝頌，不知《互照錄》命名的緣由」五種。請參考蘇錦坤（2009: 123-130）。

《雜阿含經》雖未於經文之前安立「經名」，但是有少數幾部經出現「自稱經名」，²⁰如《雜阿含 236 經》：「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²¹《雜阿含 245 經》：「是名，比丘！『四品法經』」、²²《雜阿含 297 經》：「是名『大空法經』」、²³《雜阿含 304 經》：「是名『六六法經』」、²⁴《雜阿含 305 經》：「是名『六分別六入處經』」、²⁵《雜阿含 334 經》：「是名『有因緣有縛法經』」、²⁶《雜阿含 335 經》：「是名『第一義空法經』」、²⁷《雜阿含 379 經》：「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²⁸《雜阿含 711 經》：「當名此為『覺支經』」、²⁹《雜阿含 851-852 經》：「是名『法鏡經』」、³⁰《雜阿

²⁰ 關於「經名」與「自稱經名」。請參考蘇錦坤（2008:66-75），〈《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²¹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236 經》（CBETA, T02, no. 99, p. 57, b25-26）。

²²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245 經》（CBETA, T02, no. 99, p. 59, a1-2）。

²³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297 經》（CBETA, T02, no. 99, p. 85, a9）。

²⁴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304 經》（CBETA, T02, no. 99, p. 87, a24-25）。

²⁵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305 經》：「是名『六分別六入處經』」（CBETA, T02, no. 99, p. 87, c15-16）；筆者推測，此處可能是「是名『大分別六入處經』」。

²⁶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334 經》：「是名『有因緣有縛法經』。」（CBETA, T02, no. 99, p. 92, c9-10），此處「宋、元、明藏」作「是名『有因緣有縛法經』」。

²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335 經》（CBETA, T02, no. 99, p. 92, c24-25）。

²⁸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379 經》（CBETA, T02, no. 99, p. 104, a27-28）。

²⁹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711 經》（CBETA, T02, no. 99, p. 190, c29）。

³⁰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851 經》

含 1176 經》：「是名『有漏法經』。…是名『無漏法經』」³¹《雜阿含 1271 經》：「是名『四句法經』」³²

漢譯《雜阿含經》還出現以「經名形式」指稱其他單經的文例，如《雜阿含 276 經》、《雜阿含 282 經》與《雜阿含 1175 經》均提及「篋毒蛇經」³³ 其實此「篋毒蛇經」

全文為《雜阿含 1172 經》³⁴ 該處既無「經題」，內文也無「自說經名」。又如《雜阿含 1041 經》與《雜阿含 1046 經》均提及「淳陀修多羅」³⁵ 其實此「淳陀修多羅」全文為《雜阿含 1039 經》³⁶ 該處既無「經題」，內文也無「自說經名」。

漢譯《雜阿含經》(T99) 現存 15 首

表 3：漢譯《雜阿含經》「自稱經名」與巴利對應經典的經名（以 SĀ 表示漢譯《雜阿含經》，MN 表示巴利《中部》，SN 表示巴利《相應部》）

漢譯《雜阿含經》 自稱經名	巴利對應經典之經名	附註
SĀ 236：清淨乞食住	MN 151: Piṇḍapātapārisuddhi (清淨乞食)	巴利經名無「住」字
SĀ 245：四品法	SN 35.114: Mārapāsa (魔羅的陷阱、繫縛)	漢譯經文有「魔繫」的譯詞
SĀ 297：大空法	SN 12.35: Avijjāpaccaya (無明為緣)	MN 122 經名為「空大經 Mahāsuññatasutta」，但內容不同
SĀ 304：六六法	MN 148: Chachakka (六六、六個有六項的組)	巴利經名無「法」字
SĀ 305：六分別六入處	MN 149: Mahāḷāyatanika (大六處)	巴利經名無相當於「分別」的字，漢譯似為「大分別六入處」
SĀ 335：第一義空法		
SĀ 379：轉法輪	SN 56.11: Dhammacakkappavattana (轉法輪)	
SĀ 711：覺支	SN 46.56: Abhaya (無畏)	SĀ 711 與 SN 48.56 中，向世尊提問者為「無畏王子」
SĀ 851-852：法鏡	SN 55.8-9: Giṅjakāvasatha (磚屋)	

(CBETA, T02, no. 99, p. 217, a21)，《雜阿含 852 經》(CBETA, T02, no. 99, p. 217, b9)。

³¹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176 經》(CBETA, T02, no. 99, p. 316, b27 and c13)。

³²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271 經》(CBETA, T02, no. 99, p. 349, b1)。

³³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276 經》：「如《篋毒蛇經》廣說」(CBETA, T02, no. 99, p. 75, b9-10)，《雜阿含 282 經》：「廣說如《篋毒蛇經》」(CBETA, T02, no. 99, p. 79, a16-17)，

《雜阿含 1175 經》：「如《篋毒蛇譬經》說」(CBETA, T02, no. 99, p. 316, a6)。

³⁴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172 經》(CBETA, T02, no. 99, p. 313, b14)。

³⁵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041 經》：「如淳陀修多羅廣說」(CBETA, T02, no. 99, p. 272, c2)，《雜阿含 1046 經》：「如前淳陀修多羅廣說」(CBETA, T02, no. 99, p. 273, c24-25)。

³⁶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039 經》(CBETA, T02, no. 99, p. 271, b1-p. 272, a8)。

SĀ 1176：「是名『有漏法經』。…是名『無漏法經』」 ³⁷	SN 35.243: Avassutapariyāya (有漏法門)	巴利經文出現“avassutapariyāyañca anavassutapariyāyañca”（有漏法門與無漏法門），並未賦予兩經名
SĀ 1271：四句法	SN 1.39-40: Pajunnadhītu (雨神女兒)	巴利經文的偈頌為世尊所說，SĀ 1271 則為阿難所說。
SĀ 334, SĀ 335		各對應經典目錄未列巴利對應經典

攝頌，其中一首是「內攝頌」，³⁸ 依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的編次，則全部 15 首攝頌均位於〈五陰誦〉之中。相對於此，巴利《相應部》則每一「品 vaggā」有攝十經為一品的攝頌，而《相應部》編作五「品 Vaggā」，下轄五十六「相應 Saṃyutta」，此五「品 Vaggā」各有含攝「相應 Saṃyutta」的攝頌。³⁹

（三）獨有的經典

漢譯《雜阿含經》與巴利《相應部》所含經典的總數不同，當然會出現此有彼無的現象。

如《雜阿含 414 經》不見於巴利《相應部》，此經的教誡提到勿議論「宿命作何等業？為何工巧？以何自活？」當共論說「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⁴⁰

又如印順法師指出：「『兩手和合相對』，正是拊掌的比喻。這一經，巴利《相應部》是沒有的。…『拊掌喻經』與『順別處經』（《相應部》缺），為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論宗所特有的契經，都見於漢譯《雜阿含經》。漢譯《雜阿含經》，為說一切有部論宗的誦本，是毫無可疑的！」⁴¹

《雜阿含 273 經》「合手聲譬經」，為上文指稱的「拊掌喻經」，⁴²《雜阿含 322

³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176 經》帶有兩部經名，並不合理。相對於此，對應經典《相應部 35.243 經》名為‘avassutapariyāya’（有漏法門經），巴利經文最後提到目犍連為諸比丘說「有漏法門與無漏法門 avassutapariyāyañca anavassutapariyāyañca」，較為合理。

³⁸ 位於《雜阿含 58 經》之後，《雜阿含經》卷 2：「陰根陰即受，二陰共相關，名字因二味，我慢疾漏盡」（CBETA, T02, no. 99, p. 15, b2-3）。印順法師（1983:179, 3-4 行，註 4），《雜阿含經論會編》：「此頌是『內攝頌』，攝一經十問之義，與攝十經為一頌不同。又原本作『二味』，今改『二我慢』，即『我慢』與『無我慢』。」筆者按語：經此調整後，此「內攝頌」即成：「陰、根、陰即受，二陰共相關，名字、因、味、二我慢、疾漏盡」。

³⁹ 「攝頌」與「經名」兩者之間的關係與本文的主題較無牽涉，相關討論請參考蘇錦坤（2008:66-75），〈九，攝頌、經題與經名〉。

⁴⁰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414 經》（CBETA, T02, no. 99, p. 110, a21-29）。

⁴¹ 印順法師（1971:97-98），《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⁴²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273 經》為「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恒、非安隱、變易之我。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CBETA, T02, no. 99, p. 72, c8-12），「宋、元、明藏」於「撫掌喻經」作「拊掌喻經」。《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然薄伽梵先於經中說『臨滅時諸行無住』，慮當來世譬喻部師執彼經文，撥剎那住。故復說此《撫掌喻經》，顯諸行中有暫時住。」（CBETA, T29, no. 1562, p. 412, a3-6）。

經》，為上文指稱的「順別處經」。⁴³

現存的《雜阿含經》(T99) 佚失卷 23、卷 25 兩卷，今本卷 23、卷 25 的 604, 640, 641 三經為「阿育王譬喻」，不隸屬「阿含、尼柯耶」範圍。遺失的篇章可能是與巴利《相應部》的〈49 Sammappadhāna Samyutta〉(49 正勤相應)〈51 Iddhipāda Samyutta〉(51 神足相應)相當。⁴⁴ 這是翻譯過程的佚失，不列入本文「獨有經典」的討論。

由於巴利《相應部》的經典數量比漢譯《雜阿含經》大得多，所以也必然出現後者所無的經典。在此略舉三例：《相應部 4.2 經》魔王化身作象王的容貌欲恐嚇世尊、《相應部 22.21 經》阿難問世尊滅了哪些法稱為「滅」、《相應部 35.83 經》尊者破群那 (Phaggunā) 問過去佛是否句有六根。

(四) 衍生經典或連綿經典

《雜阿含 1 經》在最後一段「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之前有如此敘述：「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⁴⁵ 為了稱引方便，筆者將此類結構相同，僅變換少數幾個主題、人物或詞彙而前後相鄰的經

典，稱為「衍生經典、連綿經典」。此經的巴利對應經典為《相應部 22.12-14 經》，⁴⁶ 印順導師指出此處漢譯與《相應部》對應經文不同：

《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一三·一四經。《相應部》說苦，無我，無『空』經。依下攝頌，無常，苦，空，無我是四經，故別出。⁴⁷

也就是說，在漢譯《雜阿含 1 經》並舉「無常、苦、空、非我」處，巴利對應經典僅出現與「無常、苦、非我」的經典，而缺與「空」對應的經典。這種現象也發生在其他「衍生經典」。例如《雜阿含 2 經》：「如是正思惟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此經的巴利對應經典為《相應部 22.15-17 經》，⁴⁸ 依次序分別講說「無常、苦、非我」，

⁴³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322 經》：「法外入處者，十一入所不攝，不可見，無對，是名法外入處。」(CBETA, T02, no. 99, p. 91, c19-21)。《阿毘達磨順正理論》：「若爾便越《順別處經》。如彼經說：『苾芻當知，法謂外處，是十一處所不攝法。』」(CBETA, T29, no. 1562, p. 344, b19-21)。

⁴⁴ 印順法師(1983:51)〈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正勤相應〉，〈如意足相應〉，經文已經佚失，由於《瑜伽論》有論義，所以仍立此二種相應，以見原譯本的真相。」

⁴⁵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 經》(CBETA, T02, no. 99, p. 1, a14-15)。

⁴⁶ 可以參考：《大正藏》(CBETA, T02, no. 99, p. 1, a6) [1]S. 22. 12-14. Anicca, etc., 赤沼智善(1929, 1986:26)，佛光版《雜阿含經》(1983:1, 註 2) 列《相應部 22.12-14 經》為對應經典。王建偉、金暉(2014:1, 註 1) 與印順導師(1983, 1994:6, 註 7) 還多列了《相應部 22. 51 經》為對應經典；但是《相應部 22. 51 經》僅談及觀色無常，後續經典並未提及觀色苦及非我，所以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⁴⁷ 印順導師(1983, 1994:6, 註 9)。

⁴⁸ 可以參考：《大正藏》(CBETA, T02, no. 99, p. 1, a16) [2]S. 22. 15-17. Yad aniccam, etc., 赤沼智善(1929, 1986:26)，佛光版《雜阿含經》(1983:1, 註 7) 列《相應部 22.15-17 經》為對應經典。王建偉、金暉(2014:1, 註 1) 則只列《相應部 22.52 經》為對應經典。印順導師(1983, 1994:6, 註 10, 11) 不僅只列《相應部 22. 52 經》為對應經典，還建議刪去「如是正思惟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等十五字：「此下，原本有『如是正思惟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十五字。今依下攝頌，『正思惟』為一經；『相應部』五二經，及本經〈入處相應〉五經，但說『正思惟無常』，故刪」。但是《相應部 22. 52 經》僅

並未出現與「空」對應的經典；類似的經典還有《雜阿含 8 經》。⁴⁹

《雜阿含 130 經》的經文「欲斷五受陰者，當求大師。」⁵⁰ 印順法師指出，《雜阿含 130 經》、《雜阿含 174 經》與《雜阿含 895 經》提到類似的「60 事」，《瑜伽師地論》有此「60 事」的對應「釋文」，上述四者雖項目略有出入，此「60 事」應有其淵源，並非出自杜撰。⁵¹ 巴利《相應部》則無此經的對應經典。

巴利《相應部 56.102 經》「大地之土多、爪上之土少」為例，稱「眾生來世為人者少、來世入地獄者多」，接著《相應部 56.103-131 經》以此架構談「來世從人為入、來世從人為畜生」、「來世從人為入、來世從人為餓鬼」、「來世從人生天、來世為畜生、

談及正思惟色無常，後續經典並未提及觀色苦及非我，所以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本文此處採取赤沼智善的意見。

⁴⁹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8 經》可以參考：《大正藏》（CBETA, T02, no. 99, p. 1, c22）[10] S. 22. 9-11. Atītanāgata-paccupanna.，赤沼智善（1929, 1986:26），佛光版《雜阿含經》（1983:9, 註 3），王建偉、金暉（2014:142, 註 3）；均列《相應部 22. 9-11 經》為對應經典。與印順導師（1983, 1994:127, 註 1）的主張不同。

⁵⁰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30 經》：「欲斷五受陰者，當求大師。」（CBETA, T02, no. 99, p. 41, b8-9），《嘉興藏》「斷」字作「聞」。圖檔見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02（日期 2024/3/12）

⁵¹ 實際上，《雜阿含 130 經》列了 60 項，《雜阿含 174 經》列了 56 項，《雜阿含 895 經》列了 51 項，稱作「60 事」的原因是，筆者贊同印順法師（1983:493, 註 4）稱「『大師』等 60 名稱」的主張，認為此三段經文具有同樣的意涵，只是翻譯時繁簡不同而已。

地獄、餓鬼」；依照「從人」、「從天」、「從地獄」、「從畜生」、「從餓鬼」的次序衍生了 29 經。漢譯對應經典為《雜阿含 442 經》，其衍生經僅存「從地獄」、「從人」、「從天」三類，而缺「從畜生」、「從餓鬼」兩類，但是漢譯有其他諸如「持五戒、不持五戒者」、「持八戒、不持八戒者」、「持十善、不持十善者」的衍生經，此為巴利對應經典所無。⁵²

（五）定型句

漢譯《雜阿含經》和巴利《相應部》均有所謂「定型句 pericopes」（或翻譯作「套句」、「格式化文句」）；⁵³ 本文稱「在類似情境下，重複出現的一組詞句」為「定型句」。

《雜阿含經》中相當於〈天子相應〉的經典均帶有「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愛」的「定型句」，巴利《相應部》在〈1 天子相應〉的對應經典則無此偈頌。例如《雜阿含 576 經》與其對應經典《相應部 1.11 經》，前者有此偈頌，後者則無。⁵⁴

巴利文獻在提到「得法眼淨」的情境會出現 'yaṃ kiñci samudayadhammaṃ, sabbamaṃ

⁵²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442 經》（CBETA, T02, no. 99, p. 114, a21-c19）。

⁵³ 可以參考越建東（2007:42-50），〈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此文指出學術界尚未對所謂「定型句」有嚴謹的定義，學者之間對「定型句」的認定並不一致。

⁵⁴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576 經》（CBETA, T02, no. 99, p. 153, c16-17），其對應經典《相應部 1.11 經》並未出現此偈頌。請參考蘇錦坤（2014）〈「讚佛偈」——兼論《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異同〉。

taṃ nirodhadhammam’（所有集法皆是滅法）的「定型句」，如《相應部 56.11 經》與《中部 74 經》；但是，前者的對應經典《雜阿含 379 經》與後者的對應經典《雜阿含 969 經》並未出現此一「定型句」。雖然《雜阿含 972 經》的經文有「所有集法皆是滅法」的詞句，但是一來此非「得法眼淨」的情境，二來其巴利對應經典《增支部 4.185 經》並未出現此「定型句」。

（六）對應經典的內容

漢譯《雜阿含經》和其巴利對應經典有時出現不同的經文內容，筆者在另兩篇論文列舉了許多經例；⁵⁵ 為了避免繁複，在此僅舉兩組對應經典為例。

第一組《雜阿含 583 經》與《相應部 2.9 經》，前者是「羅 羅阿修羅王抓住月天子，去去世尊求救的是其他月天子」，後者是「向世尊求救的是被抓住的月天子本人」。⁵⁶

第二組《雜阿含 1335 經》與《相應部 9.12 經》，前者是「林中比丘心生恐懼，林中天神為比丘開解」；後者是「林中天神心生恐懼，比丘為天神開解」。⁵⁷

三、結語

二十世紀以來，巴利「四部」與漢譯「四阿含」的比較研究得到十足的進展，學者深

入漢、巴對應經典之間的同異去探討文獻上呈現的部派分化，探索文獻傳承譜系，並且藉以釐清經義。同時，當代的研究也指出：歐洲學者因首先接觸巴利文獻，而先入為主地認定「唯有巴利文獻完整而未失真地保存佛陀的教導」，這種「獨尊巴利文獻」是出自歷史的偶然事件（the seeming primacy and authority of the Pali Tipiṭaka is only an accident of history），經由遵循學術規範的比較研究之後，發揚各種語言佛教文獻各自的文獻價值與歷史定位。⁵⁸

邵瑞祺（Richard Salomon）《古代犍陀羅佛教文獻》書中指出：「同一經典的巴利，梵文，犍陀羅語，漢譯，藏譯等多種版本的比較研究顯示，彼此的關係極其複雜，而無法將任何版本判定為其他版本的獨一來源或早期原型版本。」⁵⁹ 也就是說，這會是一種「多文本」現象。

這一現象不是少數學者的個人主張，那體慧（Jan Nattier）也作了類似的建議：「多種語言文本的『法句經』存在不少差異，與其將這些文本歸結為單一『法句經』的不同

⁵⁵ 蘇錦坤（2014）；蘇錦坤（2019）〈寫本與默誦——《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議題〉。

⁵⁶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583 經》（CBETA, T02, no. 99, p. 155, a8），SN 2.9（S i 50）。

⁵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1335 經》（CBETA, T02, no. 99, p. 368, b24），SN 9.12（S i 203）。

⁵⁸ Salomon (2018:56, line 32-33),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Ancient Gandhāra: An Introduction with Selected Translations*: ‘But it is now clear that the seeming primacy and authority of the Pali Tipiṭaka is only an accident of history.’

⁵⁹ Salomon (2018:57, line 11-15),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Ancient Gandhāra: An Introduction with Selected Translations*: ‘Comparisons of several versions of a given sūtra in the various languages concerned—for example, the Pali, Sanskrit, and Gāndhārī texts of the *Rhinoceros Sūtra*—typically show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 which no one version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sole source or archetype for the others.’

版本，不如稱它們為『同一類』經本。」⁶⁰也就是說，這是一某個主題、某一編輯方向各自編成的經典，而不是同一經典的不同版本。

邵瑞祺更進一步如此解釋：「即使兩千五百年前，佛陀確實曾說過此一或此組經典，在長時間以來或大或小的變化與分化，已經無法重建此獨一的原本或原型。」⁶¹我們所能觸及的僅僅是這些部派分化之後，所傳承下來的文本，既不能忽視對應經本之間共同樣貌，也不該忽視彼此的差異。

⁶⁰ Nattier (2023: 223),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Qian’s Hybrid Dharmapada”: ‘In light of this extreme variability it is certainly not possible to refer to all of these texts as being versions of “the” Dharmapada (or Dharmapada, or Udānavarga); rather, it might be better to say that these names refer to a type of text—that is, a thematically arranged collection of highly mobile verses, many of them widely shared with other scriptures of this type—rather than a single scripture for which we have multiple exemplars.’

⁶¹ alomon (2018:57, line 21-32): ‘But in light of recent trends in textual scholarship, reinforced by the discovery of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Gāndhāra, most scholars have abandoned the quest for a singl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canon as a wild-goose chase. For even if there ever were, in theory, a single original form of the canon, or at least of a group of individual texts as the Buddha himself uttered them two and half a millennia ago, there is no hope of finding it intact. By the time the texts were set down in writing, apparently in the first century BCE, Buddhism had already spread far and wide around India and adjoining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which slightly, and sometimes not so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s had already arisen and diverged in complex and tangled way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to reconstruct a single original archetype.’

本文探討「經典數量」、「篇章結構」、「經名」、「攝頌」、「獨有的經典或經義」、「衍生經典、連綿經典」、「定型句」、「經文內容的細節」等八種類型的差異，這些面向顯示漢譯《雜阿含經》(T99)與巴利《相應部》的不同層次的差異，其間的關係相當複雜，恐怕不是源自單一經本衍生的不同版本，後續的研究應可考慮四阿含與四部是在類似的編輯原則之下，經由不同群體所輯錄的「同類文獻」。

雖然如此，此一「多文本」的建議仍然有待進一步的論證與考驗。

參考書目

一、佛教經典與工具書

1.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1)，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台北市，台灣。
2. 《大正新修大藏經》，(1983)，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新文豐出版公司翻印。台北市，台灣。
3. 元亨寺譯《一切善見律註序》，(1998)，《南傳大藏經》第70冊，悟醒(吳老擇)翻譯，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出版。

二、英文或英文著作翻譯

1. Akanuma, Chizen, 赤沼智善，(1929, 1986 reprint at Taipei), 《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Āgamas & Pāli Nikāyas*，華宇出版社，台北縣，台灣。
2.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1908), ‘The Four Buddhist Āgamas in Chinese 漢譯四

阿含’，*Transaction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35/3), pp. 1-138, Japan.

3. Bodhi, Bhikkhu,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4. Nattier, Jan. 2023. “On Two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Verses in Zhi Qian’s Hybrid Dharmapada.” *ARIRIAB* 26: 215-252. 文章網址：https://www.academia.edu/99608660/Nattier_On_Zhi_Qian_s_Hybrid_Dharmapada), 2024/1/6.

5. Salomon, Richard, (2018),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Ancient Gandhāra: An Introduction with Selected Translations*, Wisdom Publications, Inc., MA, USA.

三、中文著作

1. 明法比丘（遺著），（2005），《《雜阿含經》注》，新雨道場，嘉義縣，台灣。

2. 印順法師，（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1971年初版，1978年再版。

3. 印順法師，（1983），《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

4. 印順法師，（1983），〈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雜阿含經論會編》1-73頁，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

5. 無著比丘，（2007a），〈《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蘇錦坤譯，《福嚴佛學研究》2期，1-56頁，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6. 無著比丘，（2007b），〈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蘇錦坤譯，《正觀》第42期，

115-134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Some Pali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Chinese Parallels’,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2.1 (2005) pp. 1-14, London, UK.）。

7. 無著比丘，（2007c），〈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I），蘇錦坤譯，《正觀》第43期，23-42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Some Pali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Chinese Parallels, Part Two’,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22.2 (2005) pp. 93-105, London, UK.）

8. 無著比丘，（2008），〈誰說的法、誰說的話〉，蘇錦坤譯，《正觀》第47期，5-27頁，正觀雜誌社，南投縣，台灣。

9. 無著比丘，（2009），〈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蘇錦坤譯，《正觀》第48期，1-48頁，南投縣，台灣。

10. 林崇安，（2003），〈「雜阿含」經文的釐正初探〉，《圓光佛學學報》第八期，1-27頁，圓光佛學院，桃園市，台灣。

11. 高明道，（1991），〈蟻垤經初探〉，《中華佛學學報》第四期，29-74頁，中華佛學研究所，台北市，台灣。

12. 蘇錦坤，（2008），〈《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正觀》45期，頁5-80，南投縣，台灣。

13. 蘇錦坤，（2009），〈《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福嚴佛學研究》4期，頁89-139，新竹市，台灣。

14. 蘇錦坤，（2014），〈「讚佛偈」——兼論《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異同〉，《法鼓佛學學報》15期，頁

67-108，法鼓佛教學院，新北市，台灣。

15. 蘇錦坤，（2016a），〈試論對照目錄的「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以《中阿含》為例〉，《正觀》76期，105-196頁，南投縣，台灣。

16. 蘇錦坤，（2016b），〈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福嚴佛學研究》11期，75-116頁，新竹市，台灣。

17. 蘇錦坤，（2019），〈寫本與默誦——《別譯雜阿含經》的翻譯議題〉，《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5期41-91頁，新加坡佛學院，新加坡。

18. 溫宗堃，（2006），〈巴利註釋書的古層〉，《福嚴佛學研究》第一期，1-31頁，福嚴佛學院，新竹市，台灣。

19. 溫宗堃，（2010），〈從巴利經文檢視對應的《雜阿含經》經文〉，《福嚴佛學研究》5期，1-22頁，新竹市，台灣。

20. 溫宗堃、蘇錦坤，（2011），〈《雜阿含經》字句斟酌〉，《正觀》57期，37-117頁，南投縣，台灣。

21. 王建偉、金暉（校釋），（2014），《《雜阿含經》校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22. 越建東，（2007），〈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臺大佛學研究》第14期，37-75頁，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台北市，台灣

四、網路資源：

1.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

2.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網址：

（<https://cbeta.org/data-format/ver.htm>）。

SuttaCentral 網址：<https://suttacentral.net/?lang=en>

On Eight Typ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Za Ahan Jing* (T99) and Pāli *Samyutta Nikāya*

Independent Researcher Ken Su

Abstract

Both Chinese *Za Ahan Jing* (T99) and Pāli *Samyutta Nikāya* are the major two of important sources in the field of the early Buddhism studies. Scholars claimed that they must have shared coherent contents for its common origination, though there are variations here and ther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herent structure and contents as well as variations between them. Here I highlight eight types of variations about them. They are:

1. Total numbers of texts.
2. The structure of chapters.
3. Title of each single text.
4. Uddāna.
5. Unique text and/or special dogmatic claim (s).
6. Derivative texts.
7. Stereotype phrases.
8. Details of the parallel text.

These eight types of variations points to the complic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t might not show a simple and single line transition through a dedicated genealogical investigation. It takes further tasks to find out if each pair of Āgama/Nikāya were collected under specific editorial guidelines, or they came simply out of a single recension under ages of historical changes.

Keywords: 1. *Za Ahan Jing* (T99) 2. *Samyutta Nikāya* 3.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Āgamas and Nikāyas 4. Multiple sources of a ‘type’ of a canonical text